



伦敦新年大游行 天国乐团受欢迎

(明慧记者唐秀明英国伦敦采访报道)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欧洲天国乐团参加了盛大的第二十五届伦敦新年游行, 为伦敦悠久的节日传统增添了新的风采。



当天的新年游行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地二十多个国家的表演团体组成, 吸引了大量游客观看, 包括不少中国大陆人。七十多位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的天国乐团成员踏着整齐的步伐、吹奏着《法轮大法好》、《送宝》和《欢乐颂》等乐曲, 把祥和美好的祝福带给了英国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除了西人观众争相对记者表达他们对天国乐团的喜爱和称赞, 今年的游行观众中多了不少华人面孔, 挤在人群的前面认真兴奋地观看。几位

被采访者都表示他们很高兴看到天国乐团, 认为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服装把他们带入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

来自中国北方的留学生周小姐表示: “这么盛大的一个游行其实是融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文化, 但是其中, 我观察唯一一个有中国文化的就是这个法轮大法, 我看到许多外国游客, 他们怀着那种好奇的心去听。这音乐挺让人心静的。就是她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份, 感觉很好。”

全世界约有两亿观众将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伦敦新年游行的盛况。◇

少校军官遭十年冤狱 生活难以自理

(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 前兰州军区通讯部队少校军官、法轮功学员王有江, 零一年一月被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绑架、秘判十年, 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兰州西果园看守所、西固寺儿沟看守所、兰州市大砂坪监狱, 今年一月九日冤狱期满。

只为做一个好人, 坚持信仰“真善忍”, 写了“还法轮功清白”的条幅, 王有江即遭冤狱, 被警察拳打脚踢、被迫长时间做奴工、不许睡觉等, 受尽非人折磨。四十一岁的他从一个英俊的少校军官变成了生活难以自理的人, 妻离子散, 年迈的父母常年奔波在探视的辛酸路上。狱警肖斌在拒绝远道而来的王友江的父亲探视时说: 不让探视是领导的意思。刑事犯可以, 法轮功不行。杀人放火的可以, 王有江不行, 因为他不转化(即放弃信仰)。



图: 二零一一年元旦之际, 全球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和明真相的世人, 纷纷通过明慧网发表贺词、贺卡、诗歌, 向慈悲无私的师尊李洪志先生表达诚挚的问候和感恩。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 是一九九二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 性命双修, 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 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 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宁静祥和带给人的感动

(明慧记者蕴韵澳洲悉尼报导)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 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拜莫尔公园集体炼功。晨光清风中, 优美的功法和宁静祥和的场面吸引着过路人。来自中国山东省的赵先生一直在旁边观看, 他对法轮功学员说: “我是一个普通人, 出于良知, 我一直都很关注法轮功团体, 首先我对法轮功有一种敬意,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还有这么一群人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而坚持着, 真是难得。你们这种坚韧的精神, 我是由衷地敬佩。我经常走过唐人街, 法轮功

学员总是发给我一份资料, 那些资料我都看。我从来没有觉得法轮功学员有什么不对, 人有信仰的权利, 你共产党迫害了人家又不让人说话, 这算什么? 共产党草菅人命, 滥杀无辜, 这谁都知道, 揭露出来就说人家搞政治, 莫名其妙嘛。”

一群澳洲西人小伙子经过炼功场地, 其中有一人走过来, 向正在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深深地鞠躬, 然后高举他的双手向大家喊着: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



林春子：我被灌芥末油 如今无家可归

我叫林春子，今年 67 岁，是一名朝鲜族老太太。2 岁就没了父母，从小生活困苦，成年后患的病都数不过来。1997 年 8 月，法轮大法弘传到海林市这个山城，我一下便被这部佛家上乘功法所吸引，如饥似渴的学法。因我不太会说汉语，汉字也不认识，我就先跟小孙女学查字典，然后跟着字典学字，学法。一个月后，不知我那无数的病痛是什么时候没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

2002 年 9 月末，我被海林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宋玉敏、恶警姜元涛、金海珠还有一名不知名的恶警绑架到海林市看守所，20 天后，对我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他们。姜元涛与金海珠便把我反铐在椅子上，给我往鼻子里灌芥末油，还说应坐老虎凳上灌，这已经很照顾我了。灌完后，套上塑料袋闷，直到我心脏狂跳，浑身哆嗦，才放开。

2002 年 10 月，看守所的副大队长单成强强迫所有在押人员背监规，我不会，单成强强迫我在院子里站了半小时，11 月时，北方天气已是寒风刺骨。还有一次把我铐在院子凉亭的柱子上近一小时。

2003 年 3 月，北方依然寒风刺骨，单成强把穿着拖鞋、薄绒衣的我拉到院子里，让我站在阴凉处的水泥地上，踢开我的拖鞋，并让刑事犯往我向上浇凉水。刑事犯不忍心，浇了两瓢，便停了下来，偷偷向我合十：大姨呀，对不起，我没办法。其他的管教也觉得太过份，一个半小时后，单成强对我说了一些没办法，为了工作之类的话把我送回监舍。

有一次放风时（每天固定的去户外上厕所），正好赶上接开水，我刚刚接了一盆开水，单成强一脚踢翻了水盆，一盆开水全扣在了我身上，手腕处当时就烫起了几个大泡，并把我押到后号（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在后号的走廊上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王芳被打得脸变了形还戴着手捧子（固

定两只手刑具，行动极为不便）站在那。一次单成强无理由的将我和王芳戴手捧子，我们绝食抗议。我被送往前号与王芳分开，单成强把我从铺板上往下拖，其他两个法轮功学员来拉我，其中一个也被单成强戴上手捧子。十三天后才把我的手捧子去掉。

2004 年 8 月，我被绑架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监狱集训队极其压抑，不许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说话，并放诬蔑法轮大法的录像，我制止放录像并揭穿录像中的谎言。第二天，第三天又放，我大声说：“还没完了，怎么又放？赶紧闭了，再不闭，我喊了。”刑事犯说：“你不看，还不让别人看。”后来恶警们将法轮功学员分开单独放录像，再没给我放过。

我因体检血压高达 200MMHG，把我送到病号监区，在病号监区不让闭眼睛，不让盘腿，不让炼功，每个法轮功学员身边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包夹（专门看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有的法轮功学员因炼功手被刑事犯拽的黑紫。

五年后，2007 年 9 月我被释放。回来后，才知道我已没有家，小儿子在外地，大儿子自从我被迫害后，为了救我出来，送礼、请客，看守所的恶警因我叔伯妹妹是开朝鲜族饭店的，便隔三差五找我儿子让他请客，带着狐朋狗友让我儿子招待，还不知被谁勒索了一万元钱。我被绑架到哈尔滨后，大儿子两次去看我，监狱不让见。第二次一恶警说：“给八万块钱，也不让见。”我儿子回家后，郁愤交加，每天以酒浇愁，于 2006 年患脑出血去世，未成年的孙女被送到姥姥家，儿媳患精神病住院。叔伯妹夫因害怕不敢让我在他家常住。我被绑架后，宋玉敏、金海珠多次去勒索我妹妹要一千元钱，我妹妹听不懂汉语，被要的烦了，就给了她们钱，我回家来后问怎么欠人家的钱，我说：“哪有这种事啊？”

如今已无家可归。◇

海林六旬妇女 半夜遭绑架

李晓明，黑龙江省海林市一位六十多岁的普通妇女，去年八月一天的半夜三更，被当地国保大队恶警从家中绑架，恶警还叫嚣：就凭你是法轮功。李晓明被非法关押二十八天，直到出现瘫痪状态才被放出。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早三点四十分，海林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王威、指导员关景伟，还有一女的叫洪雨（音）闯入李晓明家，王威翻墙进入李晓明家院内，进屋就说：“你叫李晓明吗？”李晓明问：“你怎么进来的？”王威说：“你家没锁门。”李晓明说：“不可能！”王威说：“我是公安局的，有人告你贴法轮功不干胶。”王威告诉洪雨等搜查。李晓明说：“凭啥？”王威说：“凭你是法轮功了。”恶警非法搜查近两个小时。

早七点多，恶警把李晓明家翻了个遍，并把李晓明绑架到海林市公安局，关到公安局四楼小黑屋（刑具室）用手铐锁到铁椅子上。李晓明给王威讲真相，王威不但不听，并把李洪志师父法像放到铁椅子上，逼李晓明坐，并威胁李晓明若不配合就把她打瘫。

晚上六点多在县医院，医生给李晓明检查身体，诊断出心脏病非常严重，到晚上七点恶警把李晓明绑架到海林市看守所，看守所看李晓明病症很严重，怕出现危险担责任，不收，王威硬要把李晓明关入看守所，说就今天一宿，并说法轮功学员有事也和你们没关系。

李晓明一只手一只脚残疾，没过两天就不能行走，非法审讯都由刑事犯背，李晓明既不签字也不回答恶警的任何问题。后国保科把李晓明移交到林业公安局（因李晓明户口属林业管辖）。因李晓明出现瘫痪状态，林业公安局怕承担责任，按取保候审处理，李晓明的儿子在李晓明被绑架二十八天后把李晓明背回家。

非法审讯李晓明的有：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温成、国保科大队长丁玉华、副大队长王威、指导员关景伟。◇